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御製詩五集卷三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御製詩五集卷三十一

古今體一百一十一首

丁未五

孟夏

常雩進宮齋戒之作

龍見

南郊舉祀儀還宮齋宿致虔寅

常雩本是緣請雨況此殷殷望雨時

一夜皆晴五鼓陰憑輿顛望不勝心行行雲散升朱日
感類惟餘自咎吟

麥苗遠近蔚菁蔥十日雨猶可冀豐以可冀因益可惜
惜哉冀爾念紛衷

河南巡撫畢沅奏報河南北普得透雨情形詩以

誌慰

問悉李封奏詢看畢沅

音沅義同

陳

昨李封來京問及河南雨澤情形據稱大河以

南雨水調勻河北亦覺望雨因即詢畢沅茲據覆奏豫省去冬今春雨雪應期麥田暢茂前赴河北一帶經

由衛輝懷慶等處晴霽半月似有待澤情形三月十七日懷慶得雨寸餘十九日洛陽得雨深透嗣於二十二日洛陽又連得甘膏入土深透至二十四日夜間行抵汜水地方復遇霽雨如注至二十五日始霽並據河北之延津淇濬等十一縣稟報同日均霽一律優足並先據衛輝懷慶彰德三府報稱於三月十八至廿一日先後得雨三寸至五寸不等河北一帶疊次優霽已可樂見至大河以南之開封歸德陳州汝寧河南南陽許汝陝光各府州屬自二月廿九三十三月初一節次得雨後續又得雨三四五寸不等而近日二十四五之雨尤為通省普遍實為近年未有二麥早者結實遲者亦吐秀揚花高粱雜種俱已出土實可大獲豐登等語料畢沅自不為欺亦不欺欺覽奏為之畧慰

蓋蒙過平聲**後澤**畢沅此奏乃李封經過河北以

洵是目前真二麥稔堪卜大田播已均

披章寧不慰擲筆復眉顰

近畿尚在望澤覽此安能
解愁欣慰之餘仍殷煩悶

雩祭齋居

徹夜問報晴質明起雲佈須臾風隨作蓬蓬恣狂怒濃

雲忽四散瞥去不知處樓指數清明正當卅五度巽二

工如約婪尾為孤注

農諺有清明風刮土連連四十五
之語今歲二月十八日清明節是

日有風晴霽嗣是每有雨勢即為風吹散屈指至今四
月初三已四十五日矣占兆既符庶幾即霈甘膏以慰

切冀耳 既然應亦休長此安窮住明當詰

壇宿跼踖增惶懼油然

錫膚寸庶幾霈嘉霽

安徽巡撫書麟覆奏得雨及近日麥熟情形詩以

誌慰

昨奏霈膏未問前

前因書麟未經特奏安徽各屬得雨之處降旨詢問旋已奏報該省各屬

二月中旬以來連得雨澤情形蓋所奏乃在詢諭未到安徽省之前

今章並報繼霖連

據

覆奏前於二月十五日赴鳳廬等處督查加賑往返二十餘日雨多晴少目擊麥隴青蔥秧鉞出水業於三月初十日奏聞至十九二十日省城又得雨四五寸亦即於廿四日具奏是日拜摺後大雨如注至廿六日午後始霽并據安慶六安等八府五州各所屬稟報均於三月十八至二十三等日連得甘雨十分透足大麥正在

收割小麥現當升漿結實之際雨潤之後繼晴資大麥

收割逮潤濟小麴結實堅宜雨宜賜高下好曰農曰圃

慶欣駢載咨方伯應虔輦益受損招理灼然

孟夏

常雩禮成述事

臘雪優蒙

恩渥覃時霖惜靳度春三因循旱逮燕之北

上年近畿臘雪甚優

乃今春二月以來京東京南俱已得透雨而自保定一帶北至順天所屬僅得雨一二寸頗有旱象日夜望雨

為之傲倖膏霑江以南節次據李世傑閩鶚元書麟等奏江蘇安徽通省各屬屢得甘

膏入土深透二麥可卜豐收大

田亦俱播種幸無南顧之慮祇為長上年艱步禱向

偶逢春雨愆期每於常零步詣壇位以申祈

禱今年逾七旬有七雖精力尚強而裸薦登降一切儀

文不敢稍減是以不得不節省步履之力益增自咎切

以期虔致誠惓惓對越之下益增慙悚耳

心慙吁嗟知過祈

宥過自省昨逢臘雪優霑未免過於欣幸而忘敬畏乎是吾過也然自二月中旬已切切望雨至今惟冀

鑒宥耳天即

賜雲行雨施去甘

點雨

四月初七日

點雨大如錢飛空四五墮隱隱作雷鳴滿望成滂沱雲
擁東南去瞪勞仍不果昨自郊外來麥已結穗妥即此
需甘霖尚及實粒顆佇立以嗟吁增慙不勝我

河道總督李奉翰奏雨水二麥及運河情形詩以

誌慰

淮揚洊被災麥收實最要

前歲淮揚所屬地方夏秋缺雨因旱成災上年七月初間

又因黃水清水運中河同時並漲以致清江漫溢下河
一帶被淹雖賑卹有加而民食不免拮据今歲麥收最

為緊要茲據李奉翰奏稱淮浦一帶於三月二十至二十五等日連得密雨入土深透前因查勘新淤灘地經過清河山陽阜寧等縣察看麥田長發茂盛大麥得此雨澤結穗益資飽滿小麥亦在揚花豐收均可預卜等語

茲當結穗時渥霑甘雨膏稔收預可卜飛章因入告

卑之莫高論謙吉滿勿蹈更稱運河深漕艘依次造中

河雖略微借黃水亦到

又據奏本年重運漕船現在跟幫過淮自清口以至淮揚一帶

運河水勢寬深浮送有餘其運中河內因東省來源較弱已將茅家隄引渠開放過水四尺由房亭河入運接濟運中河水勢增長截至三月二十

八日已渡黃漕船四百四十餘隻

披覽慰南顧大勝

近年貌

前歲因湖水微弱清口淺阻將攔湖壩堵閉以蓄清水暫借黃水濟運至上年三月甫經開放

張福口等引河引湖水入運而黃水於桃汛後旋又長發倒灌以致清不抵黃不得已仍閉攔湖壩藉已灌之黃水浮送糧艘以致漕運節節阻滯詳見昨年誌聞諸什今覽李奉翰所奏運河水勢及二麥情形迥與近年不同可無南顧之慮殊增欣慰惟因近幾待澤甚殷不勝日夜顙冀耳官私胥接濟市價應平校却瞻百里近一例曠陽暴雲生風隨至巽二工如約稽首曷惠寧嘉澍盈尺報

春雨軒疊仲春口號韻

仲月已翹雲作陰侵尋首夏未霑霖五為期乃不詹六

此正言五日六日非如
詩解作五月六月也
日甚惟增慙愧心

附錄仲春春雨軒詩通日春雲常作陰副名霈復冀
甘霖郊原潤溥宜耕矣而我仍懷不足心

尋雲榭漫題

散悶步岸傍遂至尋雲榭尋雲有二義五字言非詐一
為綠林深入雲喻假借斯則緣暢遊非我所云者叶一
為望雨際切盼雲生夏蒼蔚躋天中風隨散而罷尋之
總未得佇立愁以訝

陣雨

四月初九日

陣雨西北來礮輻雷聲作
雲雷喧衆音大小珠紛落
土砌已積水點滴浮漚掠
須臾風捲之徂雲散以霸
鄺地未及寸為澤實淺薄
不足資麥收擲筆歎索莫

題周之冕寫生卷

牡丹

迎夏餞春豈無意不同桃李
鬪繁華一般瀟灑出塵意
慙愧人稱富貴花

玉蘭

蘭作香風玉作姿笑他品命可容羈春曦嫩暖春雲淨

正是衡山點筆時

文徵明有玉蘭圖貯石渠寶笈

蘭

四時恒有開花日何事楚辭獨許春應是王明尚思汲
睠然三戶憶同塵

繡毬

團團百結是誰攢通體玲瓏亞玉欄恰似拋毬呈設利

指月錄義存為元沙說法將三箇木毬一時拋出又翻譯名義舍利一名設利

當前空色作麼

觀

辛夷

玉蘭根與辛夷合藉是花師巧接移

辛夷花紫花師移接之則開白花為

玉蘭花譜視為二種非也

香雪試看搏屋角可知介甫早成詩

辛夷屋角

搏香雪王安石詩也辛夷花紫安得謂之香雪可知玉蘭自辛夷接出舊或玉蘭亦名辛夷耳然其未接者仍為辛夷紫花是卷周之冕畫玉蘭則鉤出白色畫辛夷則全用墨色可謂黑白分明王穉登於辛夷側題句云玉色吹高館亦認辛夷為玉蘭或曾見王安石詩乎

梨花

深斯白色淺斯紅不啻由來亦不豐設使嫋嫋品材貌
太真飛燕酌其中

蝴蝶花

蝶戀花兮花號蝶孰無情者孰有情汝南未識漆園夢
却與滕王圖寫生

芍藥

微乎具體特輕盈木本讓他半月程

牡丹亦名木芍藥

便即呼

之曰花婢主人應是鄭康成

金盞

四時舒艷同蘭桂

見學圃雜疏

金盞傳形亦逼真惡旨設如

思大禹單名祇合號長春

桃花

南地開遲北地早天天簌簌頗風流植生誰謂無靈性
背却梅花此出頭

春海棠

綠葉紅葩熨貼宜卉中韓爾特丰姿一枝意已具全樹

引我津瀛得句時

天津柳墅行宮內有海棠
廳樹古花繁向曾留詠

枇杷

琥珀為珠蜜作漿
綴柯顆顆色棠棠
南幾幾度聞佳品
錯認嫌他未一嘗

荷

淡墨疎疎勾寫匡
天然鼻觀白蓮香
方之君子素其位
善注中庸十四章

玫瑰

移根那識越王臺多刺應同衛足材咨爾盈盈馥馥者

為誰特地此徘徊

羣芳譜玫瑰
一名徘徊花

百合

花根花朶胥攢簇莫恨無端浪與名借問世間一切法
孰非百合幻而成

石榴

謾誚無香同海棠有花有實彼奚方每當重五繁葩放
似與仙家供絳囊

梔子

色瓊玖噴味沈檀披拂薰風倚石欄八種夏香曾寫照
白嘗以蘭及夜來香晚香玉茉莉珠蘭
荷梔子玉簪為夏卉八香寫圖題句
就中巨擘屬林
蘭

秋海棠

未肯韶光強出頭牆陰砌角也風流不於草木觀其本
那辨高低春與秋

蒲公英

島瘦郊寒各一家英英被野放黃花蒲衣自是高人致

慙愧為去聲誰五等加

野菊

黃華一例綻葳蕤野也人間亦菊之不入淵明閒採摘
較於林下更無羈

馬蘭

婀娜大花因號馬

本草馬蘭葉似蘭花似菊俗謂物之大者為馬也

飄蕭長葉

也名蘭莫嫌嗅處無香味既奪朱那更似檀

紫薇

蠟跗

平聲

絨萼色偏麗燕舞鴻驚態更嬌却笑唐家省與

令抑相譽也抑相調

秋葵

木花草卉多無萬一種秋葵獨向陽借問蹉蹉濟濟者
立身應以孰為方

雞冠

絳幘綠袍如立曙金風玉露雅宜秋宵衣散步閒庭際

訝似雞人報曉籌

木芙蓉

殘紅

謂荷

相對碧波清
弗水因之得木名
君子設如詢姓

氏不周黨亦定逢萌

桂

金粟原殊世上花
曰香曰色孰能加
浪傳玉斧修吳質
未識通身是道芽

菊

落落疎疎一兩枝逸人情性頗相宜而今多有西洋種
洋菊近年始出備具五色種類甚多有大徑周尺者戊
寅年曾題洋菊四十四種並嘗令鄒一桂圖而譜之云
奪紫誰能復顧斯

水仙

清泉白石托幽芳等度孤高若可方了了祇消揮幾筆
勝他大令十三行

梅

謾言傾覆與栽培開盡羣芳綻早梅不藉田何傳易理

貞元消息此中該

竹枝

竹葉竹枝多夾寫變更文

與可

法特玲瓏春華秋卉多塗

抹想藉風前一掃空

青龍橋再疊乙巳韻

依例石梁命駕過靜宜小駐豫巖阿

每歲往香山靜宜園小駐取路必由

青龍橋西至玉泉山靜明園傳餐後前往亦如成例矣

徒如去歲虞失麥豈似前

年卜得禾

去年四月上旬亦殷望雨故青龍橋西之作有圖消悶奈悶仍何之句不若前歲兩逢春

雨此地麥田吐穗禾龍抽苗景象是以過此得句有農
況橋西慶稀見云云茲來所見麥色青蔥可愛惟亟望
於數日內得有透雨尚
可如前歲之豐收也 心忖名山庶釋悶目晞涸壤那

欣哦慢賡舊韻增新怒調幕無能愧若何

麥色

麥色綠菁蔥高低結穗同際茲霑渥澤尚可冀中豐禾

黍苗胥吐南東畝亦芄奈何渴望雨曉日熾輪紅

紅日輪為

早象艱雨
為之增鬱

棲雲樓疊去歲韻

清曉山園莅駐輿棲雲例以據牀居

每至香山必先於此憩息

蕭疎

林麓真宜夏構築軒庭此最初

是樓為靜宜園二十八年之一乾隆十一年予

初遊香山時所建也

膚寸何當即施

去聲

雨及時庶可潤新畬章嘉

忽憶談禪處結習難忘自笑予

向年駐靜宜園必於此室召見章嘉國師談禪

講經今迴憶曩時情景不免愴然亦自哂未忘結習耳

天池二首

泌泌澄澄天半池月情風度迴含滋臨觀似我三無奉

尺寸田祛一點私

山靈泉自湧山胥貯以為池朗映寮設匪出山即滲地
疏成溝澮潤田苗

凡山泉出山多即滲入沙石其甚壯者方可引入溪河然北方山泉疏為

溝洫利田者百不得一盤山亦如此

歡喜園

香山寺右側久構小園成靜室三間足重來首夏清那
欣風送爽且就樾遮晴自恣顧名處無能歡喜生

來青軒

來青所必臨二義其中尋一則綠雲鎖四面蔚疊林一

則翠毯鋪萬畝攢秧鍼林惟供賞景所繫何淺深秧實
民食關切為望甘霖景賞祇悅目雨望時愁心悅不抵
其愁五字攄愁吟

香巖室再疊乙巳韻

香山之室即香巖二即一誠括大凡竺宇又將成來往
金僊初不事莊嚴虛窻淨几憑其暇盤道輕輿陟以巉
大塊文章當面假笑茲疊韻合應芟

綠雲舫

甫向來青

新名

詠綠雲百盤巖磴下嶙峋谷中有室謂之

舫亦號綠雲名取新茲雲實乃喻林景而雲及舫胥非
真可知真者幻之對非真即幻徒紛陳幻中取樂藉遣
悶奚如一雨迴蘇萬物欣

題正凝堂

堂額本因易象留正凝之義細思求命凝方協凶和吉

君相不言
命之說也

位正克諧剛與柔可以離明誇照耀更當巽

入納容諷大烹養聖惟君德七字盤銘式武周

就松舍

就松舍不一而足凡古松傍率置有

西花園及避暑山莊等處皆有就松

室童童嘉蔭千百年舍在其間恣虛受謾嗤自我作古
斯似斯古人可弗友

來芬閣二首宛轉韻體解悶

荷時方得謂來芬夏首斯言誠蘧云却是田田一二者
笑人虛費望心勤

拈毫正自望雲勤解悶聊成七字云溪閣望空却饒我

春光六月自來芬

碧雲寺疊去歲韻

古寺接離宮，輕輿宛轉通。當年笑君道，此地費民功。

碧雲

寺為明正德時太監于經所造，費累巨萬。其時政治不綱，實堪嗤鄙。似昨亦望雨。

昨歲遊碧雲寺

日山雲甫生，即為風散。今歲亦復相似。

生雲便作風，明知一切法。胥幻却

真忬

洗心亭

一脉源源自不窮，有亭如翼據當中。設云此是洗心處，

何事去年此意同

去年洗心亭詩有邇來望雨心增悶問爾安能洗去之之句茲來又值望

雨欲洗心而心不能

釋殊孤此亭名也

謾稱數典浙中為浙者又將孰作師却笑吾儒忘本色

讓他墨氏舉義辭

學古堂有會二首

學古應知亦有方其間尚合細斟量井田封建胥善政
今可行乎合慮長

學古言行約兩端相符坐起要知難詎惟多識資博雅

每展芸編戒自謾

夜雨

四月十一日

卓午作風至傍晚明知雨意其尚遠每更宣問都報晴
五更乃報雲鋪滿遂聽震震作響聲謂當優霈資耕墾
急起披衣步庭際潤纔及寸勢隨緩赤日東昇仍放晴
無計以吁憂尚宛

致遠齋題句

致遠題名久駐園理事處非闕覽景曠惟慎勅幾務適

接閩中章勦匪悉真故按兵而不舉庸懦二人誤

臺灣賊匪

林奕文等糾衆不法黃仕簡任承恩帶兵勦捕日久未能殲滅歲事朕料伊二人必有遷延觀望懦怯誤事之處已將伊二人革職治罪今常青過臺灣督辦茲據常青奏到黃仕簡安坐郡城並未親率官兵進勦又復調遣失宜任承恩駐守鹿港當逆匪林奕文回巢之際亦並不奮勇勦賊種種貽誤之咎果不出朕所料殊為憤懣

遽

先事遣重臣甫到攄謀慮整頓作士氣旗鼓新軍律

叶黃仕簡任承恩二人觀望逗留與賊以暇其罪實無可逭幸而朕早已料及先令常青前往並授為將軍復以福州將軍恒瑞提督藍元枚為叅贊並諭揀派福州駐防兵一千名帶領飛渡臺灣協同勦捕其失幾之總兵郝壯猷即降旨於軍前正法以激勵將士茲節次據常青奏稱整頓現有兵力訓飭將弁并請添調廣東

浙江兵七千名俱由鹿耳門進口不必再行分撥且使
兵到三四千之後即親自統領先將南路賊匪撲滅後
再行自南而北務期迅速擒獲賊首平定
海疆所辦皆合機宜佇盼捷音以慰懸注易賢更調兵
埋根弗迴顧獨是海外遙風信難定遽亦惟盡我心籌
畫勤寐寤聞捷尚需時徬徨盼朝暮

玉華岫

勅政有餘暇言尋山寺登輕輿罷乘馬長

上聲

年懶弗能

是亦心慙處而揮毫尚勝佳陰數息停衆勞塵念仍竺
宇及巖齋待我吟層層

臯塗精舍

緣恒育桂處久與號臯塗假借天邊者如同目下俱因

思境胥幻得寄興何殊粘壁李家畫

室中粘壁有李世倬畫已為陳迹矣

蹟存人久無

朝陽洞壘去歲韻

昨去今來一瞥中拜緣請雨愧由衷五更作陣凌晨罷

現在二麥望雨甚殷昨夜四鼓作雲五更落雨
惜不及寸惟願禱龍神早霽甘膏以慰塵念耳誠恐仍

如客歲同

超然堂自警

朝陽洞處

上聲

高超然堂居下降高斯易行片刻欣到也

及至憑窓望更有下此者乃悟理不齊曲高和則寡人

中孰最高懼心可暫捨有過誰明言不明言暗寫此非

過刻論重華訓非假

爾母面從
退有後言

超然得艱乎惕若守最且

攬秀亭

復降入園門

山莊牆就高下疊嶺為之凡兩三重
此蓋內園之牆夜間衛士所守也

門內

雨香館仍各自為區構置就勝選亭乃棲搖剔磴盤十

數轉攬秀信所獨虛窻納近遠譬如得其要一善綜千
善下磴即畝平書館廓然宛先難而後獲萬理無不究

雨香館

書館小徜徉瞻題號雨香望霖歎枯燥即景那芬芳不

異昨年况

去歲雨香館詩有目下又思甘露好田間待潤麥秋臻之句茲來又值麥田待澤不勝跂

望益憐此際忙無心求綺句點筆祇言常

石縫出松柏十三韻

山中磴道及溝岸石縫中挺生松柏大者合抱小

者拱把蔥鬱秀拔蓋數百年物矣磴道溝岬皆砌
石為之石工無不用灰不能生樹也蓋石罅歲久
灰與土合而為一松柏子偶落其間遂爾成樹信
乎物有本性自得造化栽培之力設以人力種植
必不能成活即目會心輒成長句

石縫出松柏此理妙堪省緣砌石為磴盤旋陟高迴或
夾溝為岸以禦山水湧叶蓋經千百年灰性合土永石砌

必用灰年久則灰
與土合為一矣

砌石或裂縫而亦無人整松柏樹之

子落縫隨風頃雨露之所濡地氣之所領冒縫出枝梢
直上生以挺大者已合抱小者亦把拱叶豈無枳棘類
凋落那能竝乃知樹有真貞堅自性秉因悟天與然不
與凡木等設以人力為郭橐技難逞

詠和闐王鏤攜琴譜松圖小景

松下幽軒風入頻攜琴試譜過溪濱渠寧高士如裴楷
便是奚僮也玉人

題唐宋元集繪冊

萬壑千谿不可窮，運神畢具尺圖中。
獨嫌未見詩兼字，署尾無能三絕同。

右鄭虔峻嶺溪橋

高堂素壁姿雄奇，小幅偏兼千里思。
藏密放彌有如此，河陽誠善注庖羲。

右郭熙溪山行旅

秀潤山川清且嘉，梁尋玳瑁燕飛斜。

用圖中
詞意

玉樓綺侶

圖春思不失居然富貴家

右王詵玉樓春思

寫生虛白憶臺前爛漫花開五月天微笑錯忘省郎坐

却教誤作謫仙眠

白居易詩獨坐黃昏誰是伴紫薇花對紫薇郎是圖本寫此景而乃畫一

卧榻者素詩意矣

右高大亨薇省黃昏

漢武求仙意懇哉瓊樓珠戶夜明開雙成騎得青鸞降

應報西池王母來

右趙伯駒仙山樓閣

散坐坡陀滿意清
靜睇月色盼秋聲
誰為能者誰所者
四句金剛概七情

右馬和之月色秋聲

長夏曾為江寺圖
卷之小景寫松湖
能藏能放真奇筦
姓氏何須問釣徒

右李唐松湖釣隱

峭壁危灘野艇橫
籟傳紅葉泛風輕
蕭然秋景含斜照
渡澤人原未負名

右蕭照秋山紅樹

一箇江亭對翠微
鯨波萬頃激斜暉
底知眺者當秋晚
繫纜漁舟自遠歸

右朱光普江亭晚眺

徙倚孤亭對碧江
江天妙趣領無雙
是誰特地引詩興
棹破烟波一野艘

右張訓禮江亭攬勝

師弟聯珍畫出奇

松年師張訓禮
見畫史會要

高人讀易小窓時
楓

丹松綠成乎性仁智分明各見之

右劉松年秋窻讀易

小景由來稱惠崇沙汀烟樹望無窮不知何處吹漁笛
驚起水禽飛破空

右釋惠崇沙汀烟樹

依樹憑流徙倚時奚僮恰看抱琴隨謂僮不必開囊撫
松韻泉聲自譜之

右趙孟頫松泉高士

萬頃江波灩月華
高人浮艇似乘槎
鍾陵固是得私淑
天水居然有克家

右趙雍澄江寒月

詠尤通雕西園雅集圖犀角盃

無錫尤通工切磋
刀為筆却匪鉗羅

羅鉗吉網皆刀筆
吏若刻木角器雖

以刀代筆覺
脉酷吏速矣

諸賢風雅傳真面
道古如斯物豈多

夜雨

四月十三日

傍晚密鋪雲入夜
細霏雨始細繼酣
放靈聲落檐宇心

希徹夜聽謂當霈澤普片刻遂少間去聲歌枕徒延佇曉
起劇地看潤祇過寸許將欲解愁煩落莫意增慙

閱武

健銳營茲駐今將四十年雖安不忘耳得力則誠然戊辰

歲於香山置健銳營訓練八旗兵丁素稱精銳從
前平定準夷回部大小金川屢經徵調實為得力詎獨

驍騰捷所嘉心意堅

滿洲兵臨陣以退縮為恥不似綠營懦怯惡習往往有兵不顧將脫

逃之事茲因臺灣逆匪林爽文等糾眾不法調兵進剿
乃因黃仕簡任承恩二人觀望誤事以致賊勢鴟張總
兵郝壯猷所帶兵丁遇賊潰散退回郡城其畏葸失律
罪無可逭若綠營弁兵俱能如八旗勁旅奮勇堅心埋

根前進自當早獲間因示戎詰亦以寓恩宣

香山健銳京城

營列伍萃處無外誘習氣故能操練精熟每駐蹕此地必親臨閱視分別頒賞其中技勇超衆者加倍恩賚以

示鼓

勵

實勝寺

實勝寺建山之陽置健銳營早有記

乾隆戊辰夏用兵金川以彼恃礮之

險攻久未克因憶敬觀列朝實錄開國之初我旗人躡雲梯肉薄而登城者不可屈指數以此攻礮何礮弗克因命於西山之陽設礮而簡飲飛之士習之未逾月得精其技者二千人命大學士公傳恒為經畧統之以行建平定金川後即就礮傍舊寺易其名曰實勝昔我太宗破明兵十三萬於松山杏山之間歸而建

實勝寺以紀勲茲仿其例合成功之旅立為健銳雲梯營並於寺之左右建屋居之詳見已巳歲御製實勝寺碑記以遵

家法宣國威實賴八旗兵子弟平定西域及金川無不

功成慶如志

自立健銳營後所習雲梯馬步射鳥鎗諸技訓練精熟趨捷勇往嗣平定西陲及大

小金川得其力居多

何意海外邪教輩俾兩提臣誤軍事

上年十一月臺

灣逆匪林爽文等倡立邪教天地會滋事不法水陸兩路提督黃仕簡任承恩帶兵前往剿捕不意伊二人互相觀望貽誤之罪實無可逭 一南一北自株守與賊以暇賊生計綠

營恇怯惡習成遇敵猖狂即退避以致蔓延恣梟張三

月待久捷未至

黃仕簡頓兵郡城任承恩株守鹿巷一南一北遷延不進與賊以暇致令蔓延

竊發甚至總兵郝壯猷恒怯無能遇賊奔潰已經三月有餘尚未殲滅藏事

幸子慮早遣將

臣一新旗鼓申軍律叶稍待調兵抵臺灣殲賊安民整

吏治

賊匪事起於去年冬至月黃仕簡任承恩既到臺灣候至彌月未見奏至攻勦情形即慮彼二人必

至誤事幸早見及此命李侍堯為閩浙總督往辦軍需而令常青飛渡臺灣授為將軍督兵勦賊並將失律之郝壯猷於軍前正法以警將士常青到彼後查奏貽誤情形果不出朕所料其籌辦整頓兵力進勦諸務頗合機宜申明紀律旗鼓一新惟以現有之兵因黃仕簡等調遣失宜未免氣餒奏請添調廣東浙江兵七千名俟到有三四千名即先行帶領自南而北以期生致逆賊首犯其餘么膺小醜無難一鼓殲戮淨盡綏靖海疆俾

被難羣黎復安生業現在尚須厚集兵力不得不少遲
時日盼望捷音殊深懸廬此事總由用黃仕簡任承恩
二人不當所致而誤用二
人則朕之過實為慙憤耳
用人之失我實當畧叙其詳
不勝愧

山陽一曲精廬

一曲得山陽愛他委婉藏既幽還復曠首夏却仍涼即
景閱圖畫消閒展縹緗長
上聲卿先獲我城占五言長

對瀑三章

從來性與瀑為宜不可無言翫去之短什長吟泐昔日

聆聲睇色又斯時

昌黎文裏示前旌不得其平物則鳴試看飛流觸石下
有何施設有何情

風為宮徵雪為濤一例田盤氣韻豪春仲夏初經兩月

仲春駐蹕盤山對瀑距今雖
經兩月而情景宛如一致由來不隔半絲毫

得一書屋自勗

天地及王者胥因得一成乾坤無意運宵旰有為亨難

易分明是天地易而王者
難故曰為君難盈虛消息呈惟欽括堯典日

勵守吾貞

淨涼亭

水淨風涼處一亭薈萃之動為輕綺縠靜是朗琉璃信
矣上下合於焉左右宜昨年望雨際何又值斯時

題琢情之閣

性為情之本情乃性之末本末已犁然任情實非達曰
任已為失琢之益乖刺每咎前錯題

此題向為內翰所
擬未檢點而用遂

有吟詠然究
不以為然也
成事不說抹

登懷風樓口號

君子德風小人草民懷其化始稱和詎惟襟袖披涼爽

一拾級間慙愧多

陝西巡撫巴延三復報得雨詩以誌慰

仲春得雨麥芄苗

前據巴延三奏西安省於二月十一二及二十九三十日普得時雨麥苗

長季春得雨麥結穗

茲又據奏報省城於三月十九至二十一及二十四五兩日連得

透雨並西安同州鳳翔漢中興安延安榆林七府屬邠州乾州商州鄜州綏德五直隸州暨所屬於三月初十五十六十九至二十二等日得雨深透高下均霑麥禾正當吐穗之際得此渥澤結實可期飽滿察看情形

豐收可卜等語陝省連
次普霑西望不勝欣慰

苗而秀及秀而實胥被時甘飲

農事麥秋之稔已可卜西望那能不慰志却是近畿亟

待澤每作微霖弗大霈

叶

拈毫恣以艱成章亦惟自艾

祈

天賜

十方普覺寺瞻禮

偶因月望禮金仙咫尺精藍五里便請雨況當臨未雨

述年何用舉唐年

是寺唐時名覺率後名昭孝又名洪慶明時曰永安見帝京景物略至雍

正十二年始賜名十方普覺寺

恤民本合殷勤苦讓佛於焉自在眠

是地又名卧佛寺殿中供卧佛
舊云二令祇一亦無從考矣

一二二而一莫辨不如

無語且隨緣

含清齋

寺側有書齋廊如亦自佳山容標畫展泉韻與琴諧適
爾歸澄照悠然引靜懷於斯得五字初不費安排

古意軒

意自蘊於心而軒額已古然豈易言哉古寧容易覩法

古已致艱泥古或隣鹵祇茲對古山無毀亦無譽叶如
是百千秋吾意與之與

詠舊端石玉堂硯

泮妃蓋久別龍賓呵出滄濛吐玉津十硯軒珍今萃四

是硯為閩人黃任十硯齋中所珍任字莘田康熙壬午舉人官縣令有硯癖內府舊藏其三茲又得其一復

宜四美具其鄰

內府篋弄董其昌鑒藏名畫四卷顧愷之畫女史箴一李公麟蜀川圖一九歌

圖一滿湘卧遊圖一以四美具名之茲黃任所藏十硯中已得其四亦可謂四美具云

題趙葵杜甫詩意圖

抑為淇澳抑瀟湘颯颯濛濛引徑長却得幽居臨淥水
傳神寫出杜襄陽

王孫綈戟本尊嚴畫筆饒他李董兼悟得勲名胥夢境
竹深荷淨處消炎

張翥猶能見信菴

是圖有元張翥題詩跋云畫自趙府來末書信菴當是趙葵南仲筆蓋其

時尚有信菴款識後為俗工裱潢截去實可惜也

失因裱潢惜何堪元明多少

名人詠致歎滄桑總幻談

按宋趙葵字南仲號信菴趙方之子與兄范俱宣力

行陣屢立戰功授少師武安軍節度使進封冀國公
贈太傅諡忠靖陳基稱葵有墨梅石刻在虎邱寺是
卷畫筆在李董間寫竹深荷淨頗得杜甫詩意後有
元翰林承旨張翥詩跋翥猶及見信菴題款惜為俗
工重褻割去卷中有梁清標印題為竹溪消暑其餘
鄭元祐諸人題詠率稱其父子勲業致歎滄桑惟明
廬陵張昱詩有荷淨碧溪煩暑外竹深團扇小亭開
之句與葵畫意脗合因改正題為杜甫詩意圖并識

詠雕漆賭墅文房

賭墅方贏復奕碁淮肥報捷羽書馳矯情既作無喜色
屐齒何須又折之

玉乳泉得句

靜室居最高今來尚未至五宿明當旋詎可遂憩置輕
陰韜日色弗炎多爽氣路經玉乳泉駐輿成小憩淙淙
噴靈派石髓苓馨粹有茶亦可烹有墨亦可試僕人欣
息肩而我引詩意一舉乃兩得句成便前詣

靜室

昔或跋馬行今每乘輿到今昔原不殊何易老和少九
夏乏祁寒隆冬無赤曜然彼日日間原弗遽改貌即如
此高居本自卑處造於其步步際亦豈頓易調知然而
哢哢靜室靜我笑

遲雲館繹義

輿過遲雲館遂繹遲雲義遲義本有二平去音各致平
音乃謂徐去音則訓待叶而其義亦通因徐方待暨雲

遲

平聲

乏速方我遲

去聲

多愁意遲

平聲

者視其疾遲

去聲

者願

其至膚寸作甘霖盈尺利農事

試泉悅性山房

泉韻風情靜者機松枝竹鼎火昇微

所謂文火候

但謀口食

無闕性蘇

軾

陸

羽

由來兩涉非

題張宗蒼畫

杜老傳名語曰惟能事遲

杜甫戲題王宰畫山水圖歌云能事不受相促迫王宰始

肯留真跡

宗蒼得其祕神繪對斯奇山聳天如接雲低樹帶

滋憶前看畫就曰氣韻來時

昔每觀宗蒼畫問成否曰氣韻未至少旋曰氣韻來

則畫就矣此竅得畫法三昧庸史不知此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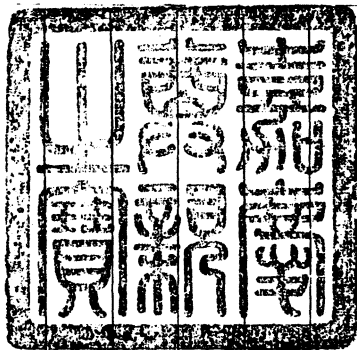
詠竹柄玉石子蟠桃如意

老坑子石宋時珍

內府有蔡襄端溪子石蟠桃研

此玉撈從玉水濱天

女散無著摩詰萍妃共可友龍賓



御製詩五集卷三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御製詩五集卷三十二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御製詩五集卷五十三

古今體五十三首

丁未年

香山迴蹕至靜明園之作

兩次濃雲落雨纖

昨十一日十三日兩次得雨俱不過寸許

却憐總未被優

霽今年慚似昨之况

止年駐蹕香山三日亦值望澤今仍似去年景况為之慙悶

五

日期仍六不詹山色泉聲愁伴侶松竒石詭肯貪淹靜

明路便靈祠在

未下第一泉內迴蹕路經即

龍神祠在靜明園詣祠虔申籲禱

叩請

甘膏瀆豈嫌

第一泉

龍神祠請雨疊去歲韻

昨幸麥苗蔚今看薅穗葱最憐報秋景益切籲

恩衷霈澤優其渥省躬慚且忭民天庶幾鑒翹首望雲空

題樂景閣

閣據玉泉中泛惟舟可通山明水秀納李畫

唐李昭道
工界畫樓

間杜詩同祇切望霖苦何曾樂景融鳴榔教竟過敷政
覲臣工

含暉堂視事

堂與東門近疇咨前席俱

堂在靜明園東門內是勅幾日於此宣見廷臣視事

隨處可厭見敢云乎精一道甄筦寬嚴政協樞含暉如
繹義私照奉其無

清音齋

誰是清音者無過松與泉謾中仙賴合淙處俗塵湔古

意一齋永

奎章兩字懸

齋額
皇祖御書

設逢愁雨際今

昔想同然

賦得滄海遺珠

得淵字八韻
散館題

滄海水歸極物無弗育焉獨稱蚌含澤有似月輝川弗
禁量斯大如遺德乃全魚殫信癡耳龍守試防旃賣櫝
玫瑰飾照乘十二連語誠隣詭誕流豈擇方圓象罔得
於幻重華捐在淵取材如擬喻却慮失其賢

降旨緩徵直隸春間缺雨三十一州縣歷年新舊

錢糧詩以誌事

昨年臘盡優霑雪今歲春三却望霖幸是京東澤猶渥

上年直隸各屬臘雪優霑今春以來雨澤未能普遍所幸自薊州迤東遵化永平并寶坻寧河天津一帶得雨

深透二麥秀實大田

憐斯畿右曠將深

茲據劉我奏自保定迤南等處

地方得雨多寡不等其僅止一二寸者望澤甚殷所有上年被災之安州等十七州縣內除清苑蠡縣安州高陽趙州隆平寧晉曲周雞澤任邱等十州縣現在大田已種齊全麥苗聳秀且已於平糶案內每石請減銀一錢足資接助其安肅望都肅寧宣化萬全懷安西寧等七州縣暨本年缺雨之良鄉涿州順義景州阜城交河

獻縣故城寧津等九州縣又冀州暨所屬之棗強并四
十九五十等年被旱本年又復缺雨廣平府屬之永平
廣平磁州清河大名府屬之大名元城開州東明長垣
清豐南樂等十三州縣又天津府屬之慶雲鹽山二縣
共計三十一州縣本年均因雨澤稀少麥收不無稍減
等語畿右一帶因旱麥收失望深堪厯念因即降旨將
本年并節年應完新舊錢糧倉穀一併緩至本年秋收
後再行徵收以紓民力並於京城設壇祈禱籲冀甘霖
即需俾得及時趕種
庶幾甦我農民耳
登場麥已全失望卜廩禾猶切繫
心州縣緩征逮新舊愁農七字愧成吟

河南巡撫畢沅奏籌買運京麥石事宜詩以誌事

春雨未優霑麥收將致歉凡事應豫籌宵旰何敢南

方慶時若嘉音每披覽北省乃不齊澤渥豫晉陝

北今春省

雨澤山東迤南尚可迤北望雨直隸迤東亦可迤西亦望雨惟河南山西陝西俱奏報雨水優霑二麥可期豐

稔

麥秋可卜稔市價胥大減晉陝遠豫近酌劑調豐儉

况可一舟通而無山路險降旨詢撫臣奏至黃封檢

昨因

近京一帶春夏以來缺雨麥價較昂不可不預籌民食豫省大河以南上年麥收既稔今春復雨水調勻麥價平減因馳諭詢問畢沅令其酌量採買運京以備平糶茲據奏至民間積有餘糧雖時屆青黃不接糧價有減無增反覺穀賤傷豫正慮傷農價買民欣感五萬石易農可以和糴等語

得即可運以艦並籌應征穀亦可易麥斂益善不妨多

經理已示範

並據奏稱豫省春雨優霑來年又復告稔民間除留備家食之外均思難賣所餘以

供應用因而糧廣價賤今乘此二麥漸次登場倉箱寬裕之際小民正以得售為樂現在買麥四五萬石運京不但民食無碍且於間閭生計有裨並請將前歲歸德一帶截留漕米三萬一千餘石尚未買補運京一項亦可一體買麥抵米運至水次交倉存貯俟今冬糧船起運時附搭運通實屬一舉兩得畢沅所辦甚為經理得宜覽奏為之欣慰即批令速行豫增間閭計燕資餅餌妥辦蓋豫籌民食多多益善耳

噉披章為之慰經濟誠無忝獨思子輿言

謂對梁惠王移粟之言

未免意為欲

四月廿一日詣

黑龍潭祈雨即事四首

甲辰

乙巳

丙午

原常望雨寸滋三四未祈參

甲辰乙巳
丙午三年

春未夏初雖亦望雨然均於四月中旬或月杪間得雨
三四寸不等麥秋仍可收是以前此三年並未詣

潭祈雨

茲三四寸膏胥靳虔請平明特命驟

仲春中澍已微望荏苒望增過暮春敢以長年怠民

上聲

事仍當步禱以躬親

常雩典重祀精嚴步遠失儀罪益添

昔年

常雩若
遇缺雨之時每自

齋宮步行詣
二里有餘且

壇以申虔禱但齋宮距壇不啻
常雩行禮一切儀節嚴重子今年踰

七旬有七自揣精力雖強勉力遠步轉恐於對越之下或蹈失儀之愆是以却輦乘輕輿詣壇至垣外降輿步入至黑龍潭則自碑亭至龍神殿不過三十餘級而行禮又祇三叩故降輿拾級而上非致敬於此而致褻今日祠前祇三叩故仍拾級請越於常霄也

優霑

憑輿厯厯攬田功高麥將薦低麥芄

自御園詣潭所見道旁高地麥苗

間有將薦者而低窪處所猶覺青葱彌望若早晚即得雨深透尚可望半收也

自咎孟春心涉

豫憐他汜勝望成空

夜雨六韻

四月廿二日

晚雲生靄黤夜雨落廉纖忽聽簷聲作漸增袞爽添達

晨望頻切逮午勢微嫌

夜半聞雨聲猶時大時小凌晨後得數陣勢頗綿密至午初又

復放晴劇地
僅三寸許

潤澤纔三寸憂眉猶兩尖慙無一誠格絮

有小言詹顏腴仍默祝渥膏冀續霑

詠和闐玉倣周蟠螭壺

春秋玉貢至京師量質恒教匠氏為玩器最憎雕麗鳥
古壺雅合琢蟠螭方圓略異分卿士宗廟常因贊禮儀
必有闕睢麟趾意乃堪法度效周姬

題宋人西園雅集圖

公麟然否實公麟古筆知誠出宋人跋語奚妨去其贋

長圖益足尚斯真衣衫如篆渾唐法

是卷畫法渾厚生動蒼秀間張非宋

名家不能頓中本無名款後有跋識亦無名乃妄目為李公麟筆而不免蕪雜舛謬因命去其贋跋以存其真

圖中諸人衣褶用筆圓勁如屈鐵有古篆籀遺意憶及內府有唐人十六應真長卷用筆正與此圖相類向曾

題詠定為唐人真蹟畫品在僧繇道子之亞因取以印證益信此圖深得唐人用筆三昧蕉石生神

異李皴是卷佈景古茂雖用公麟之事而法畫則全異公麟蹊徑也名款設惟徵故

紙是為求劍刻舟倫

右卷續入石渠舊題為李公麟西園勝會圖幾暇重
加披覽見其佈景古茂雖用公麟之事而畫法則全
異公麟蹊徑因命內廷翰臣等以米芾西園雅集圖
記校之其人數位置皆合惟第二第三段敘次前後
不同蓋文章畫趣各適其適固自無妨也至用筆蒼
秀雄渾生動開張人物衣褶有古篆籀遺意與公麟
所畫用筆不類雖幀中無款自屬宋名家手筆正不
藉假託龍眠以增聲價耳幀後不知何人捨記而別

作識語且記中十六人僅止十一又訛李端叔為李
公擇僧曇秀為道潛甚至兩見東坡三見王銑又訛
說作佻舛謬蕪雜之處不值一噓蓋陋者偶得是卷
妄為綴識不自知其蛇足也爰命裁去偽跋改題宋
人西園雅集圖籤以存真面既於圖中諸人親書其
名並識如右

詠漢玉辟邪

威儀漢室可思哉獸號辟邪邪不來弗共滄桑為變幻

大胃依舊守魁堆

覺生寺請雨三首

傳臚有事入京都
竺宇平明過便途
遂詣拈香禱霈澤
那辭倦極仰虔呼

御園昨實滋三寸
十里斯遙三寸無

廿二日夜半得雨至昨午聞霽於御

園劇地驗之入土三寸此地相距不過十里雨勢較小并不及三寸也

却報龍潭四寸被

因問皇子輩昨在龍潭祈雨者其然能信豈然乎

彼處雨勢如何據云約四寸許

緇羽分析各盡誠此寺係僧人誦大雲輪請雨經龍潭則命道流等上章叩請兩處並命皇

子等朝夕拈香以申虔禱

那關昭假在躬行

昨廿一日躬詣龍潭步禱次夜雖得雨仍未霑

足敢云誠感所致惟益深慙惕

叩上蒼鑒佑續霈甘膏耳

協時調幕瞠無術致

此旁求愧益生

河南巡撫畢沅奏甘雨普霑並麥收分數詩以誌

慰

前年豫齊歉齊輕而豫重豫蓋已洊饑

前乙巳歲山東河南均因缺雨

成災而河南則旱久連歲不登較之山東偶被偏災者尤重至上年兩省雨水充足二麥秋禾俱獲豐稔合計收成約均在八九分以上去冬今春豫省雨雪優渥而山東則不能一律普霑是以現在麥收情形又覺豫勝

也於齊

齊則偏灾降

叶

昨歲胥登秋吾民受恩總冬春豫

霑膏齊乃不齊並

叶

屢接豫撫章優渥各屬統茲約報

麥收九分有餘綜覽之為歆羨此何向隅恐

節

次據畢沅奏報豫

省各屬春夏以來雨水應時茲因會勘河工由省渡河而東於四月十六日起至十八日止甘雨淋漓優施兩

晝夜省城及開封衛輝歸德彰德各屬均報同日甘膏渥沛遠近普霑不但麥粒飽綻各項稌糧俱得滋培長

養其已經刈麥之區又可翻犁播種秋穀並據彙報通省一百八廳州縣二麥約收分數合計九分有餘目擊

城鄉市集到處歡聞糧食充盈價日平賤等語羨豫省之時若值此地之望霖慰不抵愁曷勝慙愧麥價

日以賤秋田胥佈種更稱贖迴地十之八九返

叶

年畢沅

奏豫省災區地畝有山西富民放債準折之事節經申
諭曉示減利聽其迴贖畢沅辦理得宜上年節次奏稱
八月以前贖過地三十萬五百餘畝又自九月至十月
復贖過地二十六萬三千一百餘畝茲又據奏自十一
月至正月底又贖過地四萬一千九百餘畝統計已贖
迴地共六十萬五千餘畝約有十之八九覽奏為之欣
慰
額手慶民蘇元氣庶復輦惟是廛山左繾念愁心孔

倚虹堂進舟至樂善園即事禱詠

臚唱明廷得狀元迴輿清曉出城門倚虹堂畔輕舟俟
便可溯源涉沼園

返駕詢

安罷十年

自丁酉年以前每有事進官及返駕必先詣
暢春園請安茲因臚傳藏事於此

登舟還御園迴溯流陰往苒
此景不可復得已逾十年矣
流陰逝水弗遷延滿期慶

典舉辛丑

辛未歲因祝
已辛卯每遇大慶輒加丹雘滿望至辛丑年

大舉九旬慶典而此志未
逮撫今追昔能勿愴然
迴望軒亭益悵然

麥田近水綠如油結穗原堪過半收却憶昨經高阜處

舟行所經觀近水處麥田蔥茂秀實收成尚可過半然
昨於覺生寺傳餐彼處廿二日夜得雨竟較小見高阜

麥苗多有黃蒿者即日內得雨
優霑恐收穫亦不能得半也
收難望半越增愁

知新溫故無止境顧行為言有進階觸目堂名思舊集

略無一句可中懷

題含清齋

撫序正清和溪齋偶此過

向年舟過此樂善園每值四月故題此齋多與清和相提

並論已當四月杪又別一年多

去年未至此遊憩

青徑蕪深隱綠

陰樹久摩

所謂交枝佳蔭也

云清信清矣奈匪意和何

時正焦切望雨

云故

蘊真堂

樂善遠劉蒼奉誠近禮王

樂善園舊為康親王別墅乾隆戊戌復王封號為禮親王

是園蓋取漢東平王蒼為善最樂語意名之歲久日就
荒圯亭榭無存王以其地臨長河岸傍為御舟往來所
必經奏進求充御苑按唐書馬燧傳載納其安邑里舊
宅為奉誠園之事故元微之奉誠園詩有云蕭相深誠
奉至尊舊居求作奉誠園興廢之慨今昔同之因允所
請稍加葺治復其舊觀予既不忍湮其跡矧予早歲亦
以樂善顏堂顧名深愜素懷遂因之稍葺治偶爾備相
書原額揭之楣間屢有吟詠

羊真意蘊含處詩情委宛藏却無暇久坐得句便開航

萬壽寺瞻禮作

邇歲每斯厯祇園却未停今朝有餘暇初地況常經松

柏增古色岡巒無俗形

佛殿後假山嵯峨松
柏葱鬱皆明代物也

不堪翹首

望祝

嘏頌書屏

後殿設屏書御製恭祝萬壽頌文瞻讀之餘彌深感慕

慈寧

賦得良玉不琢

得淳字八韻朝考題

不琢難成器又稱不琢珍

二語皆出禮記

究當從孰是蓋在返

其淳應戒雕幾細乃全德采神圭璋原特達蒲穀或渝

純

蒲穀乃周製或近於琢矣

為想唐堯大曾聞山擲真設云比君子

允貴養賢臣必佩思無斲酌中慎有倫俗工俾去巧

吳中

俗工所製玉器向惟志在牟利每多費雕幾務求新樣以致良玉琢損轉失古意故每見必屏置之邇來亦漸

知規仿古式是亦
返樸還淳之意耳
庶弗忝貞珉

命謝墉往閱洪湖清口水勢伊具摺稱誤請罪寬

之并誌是什

謝墉視學迴因問洪湖勢乃稱湖如盤不能納水至

冬去

謝墉以江蘇學政任滿迴京詢以地方情形
據奏現在洪澤湖形勢如盤不能納水等語
前歲淺則

誠去歲潦已潰

洪澤湖水前歲因上游河南安徽等省
雨澤稀少淮水來源未能暢旺以致湖

中存水較少當經諭令畢沅前往桐柏山疏濬淮源虔
誠祈禱且以盈虛消息之理度之恐淮水必有盛漲之
時令該督等加意預防昨年七月初江淮間大雨清水
黃水及運中河果同時並漲以致李家庄等處隄工漫

缺並遣大學士阿桂前往同河臣等次第堵閉奏稱清
口以下直至會黃河口深通暢達高堰誌椿現存水一
丈一尺五寸即更預籌收蓄俾湖水充裕以備今春敵
黃濟運之用果如謝墉所言豈冬三月之內湖水旋有
消涸之理

豈其冬三月旋涸湖重匱每接河臣章從未言此
事或者為欺飾不可顓預置因即命墉往共河臣親視

叶
茲據墉奏言源委窮次第

予於諸臣言事兼聽並觀
從不預設成見亦不肯顓

預了事近接河臣章奏從未有言及洪澤復有淤墊之
事今春以李奉翰所奏洪澤湖上游淮水兩次報長會
歸下注高堰誌椿長至五尺九寸已將束清壩口門折
寬至三十丈使湖水多出以暢東注之勢一摺令謝墉
閱看據云湖水淤淺之說前歲得自道員王兆棠今歲
二月間王兆棠來京仍有此語因慮河臣所奏或有虛

飾不可不究其實遂命謝墉前往會同河臣親加履勘
茲據謝墉覆奏會勘洪澤湖水勢深至八九丈及十丈
不等淺者亦在一二丈之間實無淤墊自知冒昧并請
議處是前此謝墉並未身履其地徒以耳食之言率行
入告今此事既已明晰伊亦心服其議處原自可寬然
非斷於事先據實辦理其能免無識者之有後議耶

湖深誠如前清口流暢遂禦黃既有力運河亦無弊自
知耳食訛詳陳並請罪既已悉河工原可寬吏議聽觀
審政源明斷存心地

題含淳堂六韻

別墅梵宮近

堂為聖化寺別墅

康熙年間林深佳蔭贊

所建堂額乃

聖祖御書

經年來閱武

香山之健銳營與茲所閱西頂之火器營率經年一閱所以均賞奏校武藝遂為常

例便道憩傳餐兩字

奎章仰千秋治法觀持盈誠不易返樸更云難庶政胥

勤理軍書更細看

今早於此傳膳辦事適接常青報到奏稱三月廿二廿三及廿六廿七等

日逆匪竟敢率衆直逼郡城常青令游擊蔡攀龍等領兵並率同義民奮勇擊殺先後殲戮甚衆並有賊目莊錫舍等悔罪投誠殺賊等語常青辦理甚合機宜此時消息已轉不難計日藏事因加獎諭並授其子為三等侍衛賚恩賜玉韉佩囊等物前赴軍營省視以示優眷并允所請將蔡攀龍超陞副將又特賞給花翎其義民之陣亡者亦諭令照兵丁之例加倍賞恤蓋行軍之道非信賞必罰不足以鼓勵戎行而每當接到軍書之際

更不可不詳細閱
看以定其功過也
亦惟明賞罰敢不慎其端

閱火器營兵

火器營分建長河西岸濱

癸巳年於西頂北之長河岸建蓋營房移城中火器營兵

之半於此居之其地去城中稍遠俾得專心習勞肄武技藝益臻純熟

俾之遠城市益可

致精純九進閱真練

每大閱火器營操演九進始發連環鎗其日行小操則三進即發

六韜匪漫循雲梯一例賞施惠本應均

昨駐靜宜園閱健銳營兵分別

頒賞茲來閱視非徒簡其技勇亦所以均恩賞也

見幾

嘗讀繫辭傳見幾曰君子設其俟終日毫釐謬千里馳

驛易閩督往臺灣經理

上年冬至月臺灣逆匪林爽文等糾眾滋事黃仕簡任承恩帶

兵前往勦捕節次據奏分兵堵禦零星殺賊並不知埋根首進直搗賊巢予即慮伊二人必有互相觀望畏縮貽誤之事於正月初十日適李侍堯陛見來京即將伊調任閩浙總督馳赴福建辦理一切軍儲事宜而令常

青飛渡臺灣專俾以督率勦辦賊匪之任

甫於到臺灣前一日事否鳳山得

復失三千軍敗北

叶奏稱總兵郝壯猷帶兵勦捕南路賊

匪遇賊攻圍衝截官兵竟至潰散鳳山縣城已經收復旋又失守郝壯猷退回郡城所帶兵丁三千名潰回者僅止七百餘名郝壯猷及敗殘兵於初八日陸續至郡城此總由黃仕簡安坐郡城調遣失宜郝壯猷不能督

率奮勇以致敗衄其罪實無可逭並查叅黃仕簡任承
恩二人一南一北株守遷延漫無籌畫種種誤事之處
果不出朕先幾所料因降旨將郝壯猷於軍前即行正
法以為玩誤退縮者戒其黃仕簡任承恩俱行拏問治
罪即授常青為將軍令恒瑞藍元枚二賊勢益猖狂欲
人為叅贊俾事權歸一得以迅奏膚功

攻郡城邇設非常青至事不可知矣

自鳳山復失後賊勢益為猖獗乘勢

竟犯府城相距十里之外設非常青即時到彼則黃仕
簡尚在彼以其老病昏愒一籌莫展必致為賊人所劫
否則以身殉之尚復成何事體雖么膺小醜終不難辦
理藏事但曠日持久臺郡地方良民為賊蹂躪益不可

問矣幸藉老成臣鼓勵士氣起今日接飛章牋賊新壁壘

賊黨悔罪投用以殺賊匪

常青年逾七旬而精力勇往到臺灣後節次所奏經理調

度頗有方略據稱南路賊匪攻擾郡城官兵義民等奮
勇勤殺斬獲二十餘名經此番大加截殺賊勢披靡郡
城安固無事並有賊目莊錫舍帶領二千餘人悔罪投
降常青恐其或有挾詐情事因令殺賊自効方准其降
所辦持重甚合機宜一俟續調粵兵到日先即統率將
南路賊匪掃淨合兵直洗大里棧賊巢務將林爽文及
餘賊目一併生擒以正刑誅覽奏為之欣慰此時消息
已轉機會甚佳自可計日告藏迴思此事轉移之機實
賴上蒼默佑俾予燭及事前早為調置得以無誤

予惟信賞必罰慎重嚴明仰承

助順佇盼捷音以

靖海疆耳郡城得以安羣賊散披靡惟待調兵至賈勇賊巢

洗迴思轉移間實賴見幾耳見幾豈易哉

吳貺蒙佑啟貞吉

天助順誠明傳

去聲

合旨

繫辭下傳曰知幾其神朱注以為釋豫六二爻義其
爻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朱注又以為其德安靜而
堅確蓋訓石之義引而未發也予則以為石喻不動
乃訓誠也中庸曰誠則明明始能見幾不動而誠則
介石實為見幾之本若夫石之堅確不動似與不俟
終日之速有遲然而不遲也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
見苟見幾矣無以應之是謂失時則又予遲速論所

謂兵事宜速之義然而不基以誠而出於明其失又
可勝言哉由是觀之子思可謂知易矣向釋上傳第
五章亦以為與中庸首章有相合者茲因賦見幾之
什故復闡其義而申論之

雨

四月廿七日

晚晴無雨望夜半有雲生四鼓纔微墮五更遂暢傾悠
揚踈密勢浸潤渥優情薺麥雖失望

去臘雪澤優霑麥
秋可冀有收夏初

正當結實之際總以未得透雨二麥遂至失望然大田
得此渥澤可以及時播種此即上蒼鴻貺欣慰之

餘益增
敬畏

黍禾正可耕足稱六七寸真看澮溝盈不敢云

欣慰惟增敬畏并

安徽巡撫書麟奏晴雨應時麥收豐稔情形詩以

誌慰

前年灾重昨偏灾

前歲安徽省各屬旱灾甚重為之預籌截留漕米賞給口糧籽種以裕民

食昨年通省內惟定遠等十七州縣中有被水之處其餘各屬統計收成均有八九分亦屢經飭諭大吏加意

撫卹徽歙南瞻刻繫懷大麥收完小麥逮八分不啻九分

皆茲據書麟奏安徽省今春各屬雨水霑足四月間晴霽旬餘大麥收割將畢得資曝曬小麥漸次黃熟早

秧插時已齊彌望青蔥其已割大麥之田塘堰均有蓄
水又各乘時翻犁播種市集糧食充盈價值平減各屬
開報二麥約收七八九分不等
實為豐稔等語覽奏為之欣慰
宜暘割穗羣資曬潤雨
插秧又正佳慶慰吾民獲蘇濟益深敬畏戒盈年

仲夏池上居

一雨沃心源言泉可試言厯年憂樂在萬姓易艱存敢
懈旰宵已未臻道德藩倦勤八歲待高尚或堪論

詠官窰五絃餅

火氣全無釉氣滋製從脩內趙家司五絃妥貼榴花插

正是薰風解阜時

山東巡撫長麟奏報得雨深透詩以誌事

齊東稱旱處太甚曰東昌因勘河渠駐幸逢霽雨滂

據長

麟奏稱山東各府州屬本年雨澤雖未霑足但俱已屢獲膏澤藉資播種惟東昌府及曹州府屬之濮州范縣等處亢旱尤甚昨因查勘河渠於四月二十七日駐東昌屬之聊城縣適遇大降甘霖自二十七日申時起至二十八日寅時止得雨深透俟查明各屬得雨分寸續行入奏等語麥薶雖失穫禾黍幸

無殃應沛緩徵諭部文何泥常

昨從軍機處傳諭長麟被旱歉收之濟陽陵縣

等十七州縣分別緩徵該撫即應曉示遵行俾聞闕早免追呼茲乃奏稱俟接到部文即行繕刻謄黃殊屬拘

泥因復申諭令其
速行曉示辦理

西直門外

北至將臨

祀九重入致齋郊前清氣爽雨後潤烟佳麴麥失望惜

黍禾生意皆

由御園進宮齋宿見此次得雨後道旁土膏積潤禾黍生意勃然惟二麥已過期僅

可得半收穫為可惜耳

因思消息理難稱去聲十分懷

北至日

方澤禮成述事

去歲

祈膏霽今年膏霽霑

去歲北至日尚殷望澤是以方澤禮成述事詩有泰禾待長候

膏霽顧

垂甘之句今年四月亦望雨幸於廿七日普得甘霖深透執事之下益增感荷

益因增

感戴況值舉精嚴

祭尚精嚴尤貴乎誠也

歷沐

安貞惠希

寬禮數嫌

自己亥冬至以年屆七旬重定位躬詣晉獻香帛俎爵至

列祖

郊壇正

宗配位前惟親詣上香其獻爵進俎則命諸皇子恭代庶減升降之節得以專心裸薦數年以來皆照此例行

八番躬執事

計自明歲至八旬有五歸政之年方澤大典尚有八次自當歲躬親執事不

敢少
懈 籲

佑仰重瞻

啟蹕幸避暑山莊之作

老來畏暑意饒前

方澤祭過

平聲

啟蹕旃麥已半收黃積圃禾仍有望綠芄

田獨馳瞻拜先顯若

每歲至避暑山莊日即先

至永佑寺瞻禮

神御衆仰康

強總躍然

向率策騎啟行擬待八旬始罷乘馬茲猶循舊例亦自揣體氣尚康強如昔也

擬居

八旬罷鞍馬待之亦祇剩三年

過清河望明陵各題句

有序

六度南巡洪武必瞻廟貌近茲北眺永樂一奠椒

漿定鼎燕京排衆議而具卓識

永樂十九年將遷都北京諸臣僉云

不便主事蕭儀侍讀李時勉言尤峻切成祖起殺儀下時勉獄雖不無過當然以燕地負山帶海形勢雄偉臨中夏而控北荒誠所謂扼天下之吭而拊其背者金元俱建都於此比建康相去天淵成祖就封北平屢經出塞天險地利籌之已熟故即位後決計遷都卓識獨斷誠非近慮者所可及向批通鑑輯覽曾詳言之秘衣天壽示百載更有深謀即異代

不能不為護持故乙年是臨是興感慨節新葺舊

爰命水部之臣發價僱工不惜地官之帑逮去冬
乃藏事視季春以落成曰廢曰興都關法戒為恩
為怨總拊虛無蓋自上漸迴鑾遇閒每以成什逮
茲避暑啟蹕竣詠遂以登篇憶前載度此橫枉哀
明陵曾有長句值今日縱觀遠麓思殷鑒可無各
題不拘一律而成近體或古風胥據真踪即倣昔
巡書新帙

唐宗明祖弗相殊唐則失弦明有需事債率多咎齊泰

建文聽信齊泰黃子澄之言削藩鎮以致召禍燕兵已次高資港方為割地之說實屬迂濶論者多右方孝孺而歸罪於齊泰黃子澄余以為債事之咎三人皆禍根不能辭而其禍本則在太祖聽信劉三吾之言耳

應識始三吾遷京違議辭江國卜鼎深謀近帝都

此聯意已

見前
序
宏制做成奉天殿終於無用若為乎

長陵享殿曰祿恩殿重檐

九楹制極巍煥與彼奉天殿相倣為自古帝王陵寢所無按明宣宗實錄載宣宗嘗駐陵下語侍臣云皇祖嘗言帝王陵寢有崇奢麗及藏寶玉者皆無遠慮云云今長陵規制如此尚得謂之祛奢崇儉乎況為之子孫者又不能慎守神器旋至傾圯苟非我朝為之禁樵蘇重葺治終不免於殘壞可見徒崇奢麗之無益也

唐太宗明成祖皆英雄也其處家門事大同而小異

者蓋因唐高祖無能為建成元吉之禍又逼故太宗
不得不倒行而逆施若明太祖乃有能為者故成祖
畏而弗敢即動以待後日然使太祖弗聽劉三吾之
言立成祖為太子亦可無靖難之禍矣此蓋二帝之
所遇不同有幸有不幸耳

右長陵

獻陵近在長陵右十二陵中儉約首

昌平十三陵內思陵原為田貴妃園

寢本無明樓亭殿此次修葺明陵始為建置其明時所建者實止十二陵也日下舊聞載洪熙遺詔朕臨御日

淺恩澤未決於民不忍重勞山陵制度務從
儉約云云故十二陵中獻陵規模最為狹小朱氏之君

實巨擘惜乎一載位不久使其臨蒞歷多年漢文宋仁

不足醜但盡子職不知他毓德者應為法守然而其時

亦殆哉楊黃下獄因讒口

楊溥黃淮等同時輔太子監國永樂北征還太子遣使迎

稍遲帝怒入高煦譖悉徵東官官屬下是則立儲可行

哉計久長應酌臧否

右獻陵

長陵頌渾樸其言未必允

長陵在明諸陵中規制最為鉅麗則日下舊聞所載宣宗

駐陵下語侍臣追頌成祖崇儉之景陵實淳樸觀之美言未足憑信詳見前長陵詩注中

德蘊

自獻陵外惟景陵規制最小日下舊聞載嘉靖十五年曾稍廓大之然在明諸陵中特為淳樸想見

始建時即有崇儉之意

英祖有肖孫儀刑服以近脩政平強藩繩

武業弗隕椽人俾通文涓涓誠未謹

宣德元年開內書堂令劉艸為脩撰

授小內使書內官始通文墨掌章奏與外廷往來其後奄人柄政流毒無窮皆於此肇其端也

陳祚郭

循怒下獄則逞一時憤殿壁繪豳風信知民務本不失

為賢君後世垂厥準

右景陵

親征開釁聽權閹幸得還朝南內潛不以播遷咎王振

翻因復辟恨于謙

于謙當英宗北狩之後排羣議而力戰守不可謂無功宗社者乃以立景

泰恨之且信徐有貞石亨輩所嫉於復辟後文致其罪以謀逆律定讞實為冤獄便些小善何

足紀從婦寺凶豈待占景帝易儲信貪位間牆尺布竟

招嫌

按英宗信王振致有土木之難幸而還朝潛居南內

繼因徐有貞石亨等倣倖奪門之功得以復辟乃以

私憾誅于謙翻憫惜王振之忠為之立祠褒卹其好

惡顛倒至此雖有釋建庶人之繫及罷宮妃殉葬諸
小善亦無足紀至若景泰自即位後即欲以己子見
濟代太子於是黃珌輩得窺其間遽然疏請遂以易
儲貪天位而恣私欲終於殺禮西山景泰實有以自
取然英宗亦豈得辭寡恩尺布之議哉向題景帝陵
作曾論及之

右裕陵

口宣經義具文徒

明史載帝於經筵畢必口宣賜酒饌
劉定之請以例賜無煩玉音自是君

臣間無一言相接夫當日經筵進講不過講官等擬撰講章臨期宣讀一過并不若今之有親製御論闡發經義然即此亦屬具文非如君臣日對疇咨國家實政者可比況并此循例數言亦請去之則一堂不啻千里之隔其時政務之叢脞更何待言耶

劉定之仍請弗須遂

使情如千里隔相看默乃一言無雪冤幹蠱則誠善蠲

賦省刑不可誣增廠乘時恣煬竈早成家法與亡俱

憲宗

增置西廠以太監汪直領之氣焰鴟張羅織內外橫行無忌其後廠衛竊柄日漸恣肆逮末世而元氣孱削遂以危亡蓋由永樂設立東廠寄宦官以訪緝之任早已作法於涼家法相承中璫煬竈亦無足怪耳

右茂陵

雖常有善政然亦任中涓

弘治在位十八年中頗多善政然常令東廠廉判外事其

時上書言東廠當革者往往得罪未嘗不信任中涓也

積重原難返去奢果是賢

一倉萬石備鮮

上聲

實博名傳

弘治時令天下設豫備倉每十里積粟萬石及數者

為稱職過者旌擢不及者罰之原其意未始非備荒之一策然有萬不能行之勢以一縣地方縱橫百里而論綜計天下一千三百餘縣每十里萬石所積之粟不知凡幾安得有餘粟如此之多以供購糴且既視積數之多寡以定黜陟自必官為經理有司志在取盈則苛累橫徵勢必不免即令如社倉之聽民輸納出入自司而其侵虧之弊又將不知若何昔朱子初立社倉亦止能行之一鄉一邑安能例之天下況民生戶口日增而產穀之土有定購積既多價必日貴是預籌異日之民食有濟而先致現在之民食不敷矣余近作填倉日詩有

譬如日三餐與二減其一曰留待汝饑誰肯信其議之
句深見積貯一事言之易而行之實難弘治此舉亦可
謂徒博虛名
而鮮實惠耳
享年祇卅六多忘無逸篇

按明諸帝太祖成祖而外治績有可稱者仁宗宣宗
孝宗而已然孝宗所處與仁宣異仁宣之際國勢初
張綱紀修立二宗蒙業兢兢易稱令主至成化以後
天下襲太平數十年矣晏安久則不期怠而自怠豐
亨積則不期奢而自奢孝宗獨能恭儉有制勤政愛
民庶幾知保泰持盈之道者獨不免信倚中官假之

事柄東廠之恣睢端於此涓涓不塞咎亦難辭然其
施設未終年僅三十有六有足惜爾明自太祖成祖
以來踐阼久而享年永者概不多見其在弘治以前
如洪熙成化僅越四旬宣德正統甫逾三十其在弘
治以後正德隆慶亦僅逾三十神宗雖逾五旬而怠
荒失德所謂益之疾而厚其亡也至天啟弱冠而殂
享年更促可見耽樂是從罔或克壽理誠不爽無逸
之書以嚴恭寅畏為祈天永命之本而以不知稼穡

艱難不聞小人之依為戒統觀有明諸帝年祚脩短
足為明徵因論弘治之事附識之並僂數以昭炯鑒
云

右泰陵

連疏請誅閹驚泣忘食矣尚可諉年少及壯益堪鄙惡
事無弗為實厭數^上僂指莊宗李天下成帝張公子較
彼尤甚焉不亡更何俟而竟未即亡殊難究此理向著
讀召誥約略明其旨

前歲謁明陵而思及受命保命之要必當以敬為本
因著讀召誥一篇以為天之視君猶父之視子父於
子無不亟其愛子於父當無不亟其敬然及其一再
失敬猶必訓誨之至怙終弗悛則亦弗愛之而已矣
如明永樂之篡位大行誅戮應亡而弗亡正統之北
狩應亡而亦弗亡正德之荒淫失德應亡而尚弗亡
此非慈父之逭其罪而仍有所顧惜之意乎必至萬
厯怠政天啟童騃崇禎有猜忌之失無恢復之能而

後亡之天意昭昭可監予嘗以為有明二百七十餘
年傳世十六非昊蒼慈貺不及此可不慎乎可不懼
乎茲因望康陵題句有鑒於難諶靡常之戒復申論
之

右康陵

但知私孝忘公議璫萼因開僥倖門既以脩齋習黃老

那更

平聲

戀世侈陵園

日下舊聞載永陵成世宗登陽翠嶺顧謂工部臣曰朕陵如是止乎

部臣倉皇對曰外尚有周垣未作乃築垣諸陵之所無等語世宗既耽心清靜方欲脫屣天位何乃斤斤較身

後以致比別陵侈麗去奸匪聽忠臣諫斥佞乃因方士

言嚴嵩竊權罔利以世宗果刑戮每激怒戕害人以逞

其奸楊繼盛劾嵩十大罪五奸疏入帝大怒下繼盛

獄冤死其時論嵩者不一並置若罔聞後因方士藍道

行詐為乩仙語具言嵩父子奸狀帝心動乃罷嵩下世

蕃詔獄嵩之奸邪罪雖自此白兔仙桃誇上瑞較於漢

而明要難語於瘳惡之正也

武倍為昏嘉靖中方士陶仲文段朝用等以神仙服食

既覺其詐即能誅少翁樂大而世宗始終不悟甚且以

帷後獲桃白兔生子謂為上瑞告廟稱賀其崇信左道

更在漢武之下

按嘉靖欲推崇興獻本屬人子至情假令集議之初

即定為本生尊以帝號使其報本之意既申或可隱
全大義乃一時廷臣紛紛聚訟必執濮議相持遂使
張璪桂萼等阿諛逢迎激成過舉予向作濮議辨以
局外而觀局中為之權衡斟酌期合夫天理人情之
正俾萬世旁支承統者有所折衷因題永陵復識如
右

右永陵

隆慶堪稱明帝良石星猶諫廢朝章語緣遏抑內官故

廷杖受譽非受殃

通鑑輯覽載隆慶二年給事中石星上疏言帝縱飲
娛情聲色內臣威福自恣肆無忌憚帝大怒詔廷杖
黜為民其時監杖中官滕祥尤怒星予重杖絕而復
甦云云明之秕政莫過廷杖一事穆宗尚稱令主乃
因一時之怒循行弊例遂至奸璫逞其私憤流毒搢
紳彼時轉有以曾經廷杖為榮者綱紀陵夷名實倒
置如此國是尚可問乎本朝一洗勝國諸弊政從無

廷杖言官之事足正吏習亦振朝綱宦寺煬竈更無所之施矣

右昭陵

明帝鮮善政然或一二有茲今論定陵乃無一可取少時擅居正任為弗可否長上聲懶見廷臣股肱隔元首以

私弗立儲爭產益可醜

福王常洵鄭貴妃所生當儲位未定時妃恃寵要帝至大高元

殿謂神設誓立常洵為太子帝即緘書玉合賜為符契後以廷臣爭之彊太后堅持立長而妃又失權乃仍立皇長子為太子封常洵為福王福王婚費至三十萬營洛陽邸第費亦至二十八萬廷臣請王之國者數十百

秦皆不報復命給王莊田非四萬頃不可後因葉向高
封還手勅不得已聽王之國猶賜莊田二萬頃中州腴
土不足取山東湖廣田益之王又奏乞淮鹽數千引開
市洛陽邊餉由是大絀本朝則不然凡皇子分封田產
皆撥自內務府多不過十萬從不取之戶部此誠良法
美政萬世所應遵守勿失也賢黨奸黨混

致此誰之咎

漢唐未造皆有黨禍至明季而更烈自顧
憲成高攀龍等倡修東林講學號召生徒

樹標立幟而黨援門戶之禍遂成其時不惟真小人揚
其毒焰而偽君子且益撼其顛波士習敝而國運傾四
十八年之間君臣否隔綱紀廢弛邪黨滋蔓不可振
救誰執其咎耶論者謂明亡實由於神宗洵不誣也蓋

天厭明德縱之歷年久明亡定於斯戒萬世不朽

右定陵

記稱國將亡則必有妖孽三案萃泰昌運實遭決裂踐
昨未及月紀年半載缺史贊潛德彰蓋勉為之說

按挺擊紅丸移宮三案皆由於泰昌其是非本無難
論斷而發言盈廷以致釀成疑獄口舌之病即為妖
孽信亡徵之先見者也至其嗣服當神宗綱紀墮壞
之餘紀年雖幾半載即位未及一月無政可稱其於
挺擊聚訟時對羣臣委曲求全君臣父子間至以文
偽調停則亦未能潛修默感信孚中外者史稱潛德

久彰惜其措施未展亦止可曲為之說如此

右慶陵

明之天啟秦二世昏闇大都相同爾所以趙高及忠賢
其用奸亦相比擬然二世猶稍自肆天啟諸事不由已
俾之斧鑿恣兒戲乳母竟至戕妻子斯固可嗤亦可憐
明祚安得不亡矣劇斷金陵為厭勝亦盖由於奸宦耳
睿王報怨以直為聞其明樓被焚毀即今重修復舊觀
以德弗以直尤美

明至神宗末年綱紀廢壞極矣重以天啟昏懦婦寺
竊權濫賞淫刑忠良慘禍不可殫述最可鄙者當我
朝克取遼東彼乃惑於形家之說疑房山金代諸陵
與本朝王氣相關遂行拆毀劖斷地脈又建闕廟於
其地以為厭勝實屬乖謬然其時天啟童騷國事久
置不問殆亦魏忠賢輩猖狂恣肆任意妄行轉不必
歸咎於天啟也迨我師入定燕京相傳睿親王以尼
堪外蘭之釁焚燬德陵明樓亭殿夫修怨復仇臣子

之通義在睿親王自當以直報怨非為己甚但今閱
百數十年德怨久泯昨因修復明陵仍命將天啟德
陵所有明樓殿廡一律興造俾還舊觀此則以德報
怨尤為自古所無非以睿親王為為之己甚而反其
轍蓋在我寧失之過厚耳

右德陵

大夏支寧一木材苛為明更濟多猜勤勞甚亦徒虛耳

社稷殉之誠壯哉就寢飾終經早備

崇禎既殉社稷李自成命以官扉載

出遷殯昌平州州之士民開田貴妃墓藁葬其中一切
簡率我世祖定鼎後命以禮改葬即田妃園寢建

陵並

御製祭文

駕詣昌平致

起樓設主更重

祭議

加諡

莊烈帝典禮優厚

度越千古

培

順治年間改建思陵而一切明樓享殿之制未大備
今重為脩葺悉如別陵並普立神牌木主供奉以妥

享祀

得非其手報從厚萬古皇清德量恢

按崇禎承神熹之後大勢已傾淪胥莫挽即位之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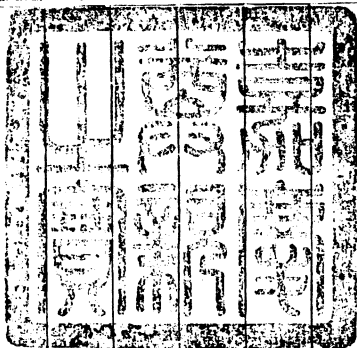
尚有志於明作有為而燭理不明徒事苛察加以多

疑偏執往往於瑣屑處推尋小過而巨惡轉任其朦

混嘗謂其無恢復之能有猜忌之實非刻論也故在

位十有七年憂勤惕厲無裨貼危有足惜者卒之身
殉社稷愍烈可稱與自古亡國之君有間本朝得統
正大光明取非其手既為雪恥復仇而飾終典禮疊
從優厚復訪其後裔至今世襲侯封春秋命其祀陵
皆自古施仁勝國者所未之有也茲因睇望諸陵各
為系什并尚論當年興廢之由亦以示萬世殷鑒云
爾

右思陵



御製詩五集卷三十二